

清末民初的翻译冲动与症候：
精神分析学视角



张洁◎著

非外借



南京大学出版社



清末民初的翻译冲动与症候：
精神分析学视角

张洁◎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的翻译冲动与症候：精神分析学视角 /
张洁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10
ISBN 978 - 7 - 305 - 24435 - 3

I. ①清… II. ①张… III. ①翻译—语言学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8262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清末民初的翻译冲动与症候：精神分析学视角
著 者 张 洁
责任编辑 徐 熙 编辑热线 025(83592401)

照 排 南京开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市古得堡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960 1/16 印张 15.5 字数 210 千
版 次 2021 年 10 月第 1 版 202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24435 - 3
定 价 85.00 元

网 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Preface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翻译活动,虽然在国外还比较受关注,但在国内还几乎是一个空白的学术领域。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大翻译高潮,包括东汉、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传教士的科技译介,鸦片战争及五四时期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文化热”。国内对这些此起彼伏的翻译浪潮做了很多研究,或是着重宏观上的文化政治的阐释分析,或是重视微观上的史实考证与文本细读,成果颇丰。尽管如此,能够深层解剖文化心理、集体或个人潜意识的研究,还为数不多。

大学期间,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朱光潜先生的《诗论》。里面阐述中国诗歌何以走上“律”的道路,对我的启发尤其深刻。朱老学贯中西,从翻译的角度解释了古典诗的发展走向:通过佛经翻译,中国人接触梵文,第一次与拼音文字见面,才意识到一个字是由声母和韵母组成。起于汉魏之交的反切,无疑承受着梵音的影响。当时读到此段论述,深有感触,可苦于学术造诣尚浅,无法深究。后来在海外求学,读到了法人贝尔曼的名著《异的体验》(*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又想到《诗论》里的那段话,才茅塞顿开。汉语和梵文的相遇,跟贝尔曼描述的德法语言文化的相撞,虽然并非同出一辙,但其深层的文化心理和潜意识,却有很多共通之处。我也由此感悟到了精神分析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闻知朱光潜先生的同乡张洁博士的著作《清末民初的翻译冲动与症候：精神分析学视角》即将在国内出版，我甚感欣慰。这本专著尽管只研究了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但是我们知道，这段时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撞最剧烈、脱胎换骨的阵痛最尖锐的历史阶段。在中国从封建走向现代文化的关键时刻，作为传播国外思想、科学、文学的媒介，翻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本书独辟蹊径，从“翻译冲动”这个概念出发，总结国外迄今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翻译的重大成果，深入浅出，剖析了在广义和狭义的翻译活动中出现的症候。在广义上讲，废除文言、汉字拼音化、白话文欧化等运动或主张都属于贝尔曼所指的“异的体验”，与外来事物的接触，引发了“自我”固有或者被压抑的成分抛头露面。在狭义上讲，黄遵宪、章士钊、胡适、郭沫若等重要文化人物的翻译实践和理论，都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使读者能对这个时期翻译群体和个体的潜意识的流露，得到深刻的了解。而对郭沫若的翻译研究，充分展现了这位新诗号手的浪漫诗意与翻译冲动之间不可分割的纽带。

总之，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的一个空白，而且为致力于翻译研究和文化探讨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和思维角度。即此本人略作小序，祝贺作者辛勤劳动所取得的可贵成就。

黄运特
于美国加州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引 言	1
1.1 翻译研究:跨学科的方法	1
1.2 精神分析与翻译的不解之缘	6
1.3 目标与思路	20
第二章 文献综述暨研究新方向	23
2.1 精神分析学视角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	23
2.2 新方向:翻译冲动与症候研究	50
第三章 翻译冲动与清末民初的语言运动	69
3.1 清末民初的翻译高潮与语言运动	69
3.2 语言运动一:废除文言	75
3.3 语言运动二:废除汉字	110
3.4 语言运动三:白话文欧化	140
3.5 症候的背后	166

第四章 对于《墓畔哀歌》中误译的症候阅读	169
4.1 翻译与梦	170
4.2 写作与翻译中的宣泄	175
4.3 葛雷的“自我”隐身	183
4.4 郭沫若的译者自悼	186
4.5 误译、自我中心主义与翻译冲动	198
第五章 结 论	201
5.1 内容回顾	201
5.2 重要观点	204
5.3 研究意义与未来的路	207
参考文献	211
索引	231

第一章 引言

1.1 翻译研究:跨学科的方法

翻译研究是现代学科中的后起之秀。它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洲。1972 年,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s)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①一文中,构想出未来翻译学科的三大分支——理论研究、描写翻译研究和应用研究,为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发展勾画了蓝图。80 年代以后,翻译学科得到蓬勃发展,这当然得益于其独立地位的确认。80 年代末,翻译研究迎来了继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文化转向,这是翻译研究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翻译研究得以在更加广大的社会文化视域中开展,不再是应用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附庸。

翻译学科在起步之时,在世界各地就已经形成多种研究方法并存的局面。德国倾向于语言学和科学的研究模式,苏联、东欧的研究与俄国形式主义密不可分,比利时、荷兰的研究产生于比较文学和历史研

^① James Holm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172 - 185.

究,以色列的诞生于文化和系统理论,而法国的则诞生于文学文体学,后期又受到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影响^①。

1988年,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推出著作《翻译研究:综合法》,她将翻译研究定性为一个“综合”性(integrated)的独立学科,希望借此平息当时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之间的争执,做到对各种方法兼容并蓄^②。

到了20世纪90年代,翻译学科飞速发展,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很快超越了翻译学科边界。多学科的方法渗入,如性别研究、影视研究、后殖民研究等。1992年,维也纳国际翻译研究大会召开,会上成立了欧洲翻译研究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斯内尔-霍恩比担任首任主席。她接受以色列学者基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的建议,提议使用“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e)一词描述翻译研究,并将大会论文集的标题定为《翻译研究:一门交叉学科》^③。

是基迪恩·图里第一个向我指出(私下交流)如此复杂的领域更应该被描述成一门“交叉学科”而不是一门“学科”,该提法于是被采纳为1992年维也纳翻译大会的关键词。^④

从“综合法”到“交叉学科”,两部著作标题措辞的变化,清晰地折射出翻译学科的奠基者们关于学科发展的思路。由于“交叉学科”这一提法可能会引起争议,2006年,斯内尔-霍恩比进一步加以阐述,“交叉学

① 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Studies: Pre-Discipline, Discipline, Interdiscipline, and Post-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ety, Culture & Language* 2,2(2014):13-24.

② Mary Snell-Hornb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③ Mary Snell-Hornby, Franz Pöchhacker, and Klaus Kaindl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Congress, Vienna, 9-12 September 199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④ Mary Snell-Hornb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71.

科”并非只是在学科之间的夹缝中找到了一块空白地带,它代表的是全新的研究,与其各组成要素有质的差别^①。她引用奥地利学者克劳斯·凯恩德尔(Klaus Kaindl)归纳出的跨学科的三个继发阶段:帝国主义式(imperialistic)阶段、输入(importing)阶段、互惠(reciprocal)阶段。在帝国主义式阶段里,一门学科把自己的理论、概念、方法强加给其他学科;在输入阶段,一门学科靠输入来弥补自身的工具和方法的不足;而互惠阶段是各学科之间平等合作共赢的阶段,是跨学科的最高阶段。斯内尔-霍恩比指出,翻译学的研究应该瞄准第三个目标:

凯恩德尔的结论是正确的,翻译研究要巩固其作为交叉型研究领域的地位,就必须超越单纯地从其他学科“输入”的阶段,目标要对准建立在互惠合作基础上的项目。^②

换言之,翻译学不能寄居于语言学、文学之下,也不能满足于只是从其他学科当中借用理论工具,而是应当与符号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翻译研究并没有到达这种理想境界,或者按照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的观点,这本关于“交叉学科”的论文集并没有对翻译学科的机构改革造成多少影响^③,但是此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带来的成果与日俱增,并日渐成为一种趋势。翻译研究中的各种新转向,如文化转向、社会学转向等都与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关。

不仅在发源地欧洲如此,全球亦然。在美国,与欧洲相比,翻译研究起步较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翻译研究落后。相反,美国的翻译

① Mary Snell-Hornb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72.

② Mary Snell-Hornb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72.

③ 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Studies: Pre-Discipline, Discipline, Interdiscipline, and Post-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ety, Culture & Language* 2,2(2014):18.

研究有着浓郁的跨学科性质。因为美国高校至今很少有专门的翻译研究院系,翻译研究学者往往来自其他学科,比如语言学、比较文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等^①。埃德温·根茨勒曾经指出欧洲翻译研究存在缺陷。在欧洲部分地区,因为描写翻译研究的大发展,翻译研究的方法反而变得固定单一,从而使翻译研究变成了“一门相当狭隘的学科”^②,而从其他学科更多地汲取营养,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他的著作《美洲的翻译与身份认同:翻译理论的新方向》^③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备受关注的欧洲转移到美国,乃至加拿大、巴西等美洲国家,系统地介绍了美洲的多元并存、多学科结合的翻译研究方法,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他看来,翻译学不能满足于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学科边界应该无限开放,打破各种自设的边界,以更好地包容、接纳其他学科对翻译问题的研究,研究对象上打破原文、译文、改写三大概念的界限,在“前学科”“学科”“交叉学科”时代之后,翻译学应该进入一个“后学科”(Post-Discipline)时代^④,或者按照他在2017年的新提法,叫作“后翻译研究”(Post-Translation Studies)^⑤时代。英国著名学者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据此评论,翻译研究正面临着“向外转”(Outward Turn),它需要重新定位,以便与其他学科展开更多互惠性质的交流^⑥。

① Edwin Gentzler,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View: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2005):46-47.

② Edwin Gentzler,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View: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2005):44.

③ 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mericas: New Directions in Translation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④ 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Studies: Pre-Discipline, Discipline, Interdiscipline, and Post-Disciplin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ety, Culture & Language* 2,2(2014):13-24.

⑤ Edwin Gentzler, *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in the Age of Post-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⑥ Susan Bassnett “Forward by Susan Bassnett,” in *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in the Age of Post-Translation Studies*, By Edwin Gentzl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IX.

实际上,从历年国际翻译学术期刊发表的文字,也不难发现翻译学科与其他学科共同发展的需求。很多知名翻译杂志,如 *Babel* (《巴别塔》), *Interpreting* (《口译》) 等明确表示,欢迎从多学科视角研究翻译问题。不少期刊还邀请知名专家组稿,陆续推出各种专刊、特辑,以集中展现跨学科研究的进展,并激起更多的关注、讨论。*The Translator* (《译者》) 杂志 2018 年第 3 期推出由苏姗·巴斯内特等主编的特辑 “The Outward Turn” (《向外转》), 这是一个直接以翻译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为主题的专号。甚至还有期刊专门为跨学科的研究而设立,如荷兰的 *Translation Spaces* (《翻译空间》), 申明其以“激发跨学科和跨行业的对话”为宗旨^①。在各国学者、众多期刊等的共同推动下,如今,认知心理学、神经物理学、计算机语料库、全球化研究等方法在业内已经为众多学者熟知。

① 参见 John Benjamins 公司的网页对 *Target* 和 *Translation Spaces* 的介绍: benjamins.com/catalog/target 和 benjamins.com/#catalog/journals/ts/main, 引用日期: 2018 年 11 月 14 日。

1.2 精神分析与翻译的不解之缘

开展精神分析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也是秉承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思路。加拿大的 *Meta* 和 *TTR* 两家杂志都曾经出版过“翻译与精神分析学”研究专辑,收录来自多学科背景的学术作品。精神分析学看似与翻译研究关系遥远,但其实两者有着不解之缘。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者时刻关注的都是翻译问题,这里所说的翻译既是广义的精神上(psychic)的翻译,也指狭义的语际翻译。以下将从多个角度来揭示。

精神学说的发源地奥地利是个多语文化的交汇地,当年求医的病人来自各个国家,说各种语言,精神分析一开始就涉及该用哪种语言给病人治疗的问题。今天的精神分析也依然如此,精神分析师发现是否使用病人的母语有时会带来的不同治疗效果^①。语言在精神分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等精神分析学家都是语言大师,他们对于语言和无意识的关系有独特而深入的思考,对于各种文字都有浓厚的兴趣,包括中国文字这种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符号系统。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与翻译研究的缘分只体现在上述联系中,精神分析学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翻译研究的视角。在笔者看来,精神分析学能够成为独立的翻译研究视角,至为关键的原因在于,精神分析学研究本身就是翻译研究,它是广义上的翻译研究。具体一些说,整个精神分析学理论是关于广义翻译的理论,它关注的是无意识如何翻

^① Dana Birksted-Breen, "Editorial: Is Translation Possibl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2010):693.

译成意识、翻译成语言,受到压抑的无意识如何被翻译成症候,如何以扭曲、变形的方式进入梦、口误、笑话等。

1.2.1 弗洛伊德:“翻译”作为“场”

精神分析学研究的是翻译,加拿大精神分析学家帕特里克·马奥尼(Patrick Mahony)明确提出这一观点^①。精神分析学产生之初,Übersetzung(翻译)的概念在精神分析的典籍里随处可见。马奥尼从最初的德文语料入手,通过搜索、整理,归纳弗洛伊德所说的“翻译”的含义,发现这个概念覆盖面极广,涉及多层面的精神现象,癔症、强迫症和恐惧症等精神疾病的症候(symptoms)、动作倒错(parapraxis)、恋物癖、自杀方法的选择、分析师的诠释等,这些在弗洛伊德看来都是“翻译”。

马奥尼依据文献整理出多种类型的“翻译”:神经症等是对无意识材料的“翻译”;歇斯底里的幻想会被“翻译”成动作,而后表演出来;屏障记忆(screen memory)也能算作“翻译”;梦是对隐梦(latent dream)的“翻译”,它是将隐梦“翻译”成图像,是一种内化的符际翻译,但它扭曲了原文的特征,故意避开了文字或者符号之间的对等;压抑(repression)是“翻译”的失败,是无意识无法言语化、无法“翻译”出来,从而无法进入意识的结果;如若可以将病人看作多个译本的叠加文本,分析师的角色就是译者,此译者的任务就是通过翻译转变无意识,将它迁移到意识当中。

将这些“翻译”放在一起,即看出弗洛伊德所说的“翻译”具有连贯的品质,无论是将思想和情感(affects)翻译成语言,还是将精神素材从无意识翻译成意识,“翻译”都是一个潜在的精神活动。颇有讽刺意味

^① 参见 Patrick Mahony, “Freud and Translation,” *American Imago* 58, 4 (2001): 837 - 840; Patrick Mahony,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n Psychoanalysis,” *Meta* 27, 1 (1982): 63 - 71; Patrick Mahony, *Psychoanalysis and Discours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 1987).

的是,这个概念的连贯性,正是在英文翻译中遭到破坏,Übersetzung(翻译)时而被译为 convey(传达),时而被翻成 transpositions(移置)等。而世界各国的精神分析学经典文献,很多都是通过英文转译的,如弗洛伊德作品的中译本。于是,原来像繁星一样散布在德文里的“翻译”,在各语种的译本里就变得依稀难辨了。

马奥尼将这些被译文割裂的线索,通过回溯原文,重新串联在一起。这使他看出翻译在整个精神分析学中的重要性。用他的话说,“翻译”是精神分析理论上的结点词(nodal word),它的重要性好比现代物理学中的“场”(field)的概念,就像电场、磁场一样,“翻译”在精神分析学中永远存在。很多关键概念都与“翻译”密切相关,需要借助“翻译”,在“翻译场”中获得解释。比如,弗洛伊德使用“翻译”来解释“压抑”(repression):

翻译的失败——这在临床上称作“压抑”。其动机总是因为翻译会造成不快(unpleasure)的释放;就仿佛是这种不快会扰乱思维,而思维不容许它发生。^①

除了弗洛伊德,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拉普朗什同样用“翻译”来解释压抑,他认为无意识源自不可译,并且进一步提出“翻译冲动”的概念(详见 1.2.2)。尽管他与弗洛伊德在“压抑”形成机制的具体细节上观点分歧,但是对于压抑与翻译之间存在联系、压抑需要用翻译来解释等问题,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

除了“压抑”,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说的“移情”(transference)、“隐喻”(metaphor),与“翻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移情”与“翻译”“隐喻”本是同源词。translate 来自拉丁语的 translatus,是 transferre 的

^① Sigmund Freud, “Periodicity and Self-Analysis,” in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eiss (1887—1905)*. Trans/eds. 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08.

过去分词, transfer 也来自 *transfere*, 而 *metaphor* 在希腊语里就是 *transference*^①。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 移情是诊疗中的一个关键阶段。精神病人的力比多出现了退行 (*regression*), 力比多的对象被隐藏到无意识当中。在治疗过程中, 病人可能将医生看作力比多的对象, 对医生产生爱与恨的情感 (*ambivalence*), 此时即是移情发生。弗洛伊德认为, 移情实际上是病人强烈抵抗和压抑无意识的表现, 目的是通过移情, 扭曲和遮掩无意识的面貌, 这时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就是重新将压抑的无意识翻译成意识, 因此, 对移情的分析就是对欲望的翻译^②。

在翻译研究界, 不少学者, 如安·昆尼 (*Anne Quinney*)、苏珊·英格拉姆 (*Susan Ingram*)、罗斯玛丽·阿罗约 (*Rosemary Arrojo*) 等认为,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移情很常见, 移情对象可以是原作者、源文本, 甚至可能是前任译者^③ (详见 2.1.1)。除了单个译者的移情现象, 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可能会造成大规模集体性的文化移情, 从而激发出整个民族的强烈的翻译冲动, 掀起翻译外来作品的热潮 (详见本书第三章)。

而“隐喻”一词, 已被拉康用来描述无意识的活动。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用两种修辞格概括语言的两大基本

① 参见 Patrick Mahony,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n Psychoanalysis,” *Meta* 27, 1 (1982): 64; Susan Ingram,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sychoanalytic Transference,” *TTR* 14, 1 (2001): 95.

② 参见 Sigmund Freud, “The Dynamics of Transferenc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II (1911—1913)*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8), pp. 97 - 108.

③ 参见 Anne Quinney, “Translation as Transference: A Psychoanalytic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 Problem,” *The Translator* 10, 1 (2004): 109 - 128; Susan Ingram,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sychoanalytic Transference,” *TTR* 14, 1 (2001): 95 - 114; Rosemary Arrojo, “Translation, Transference, and the Attraction to Otherness—Borges, Menard, Whitman,” *Diacritics* 34, 3—4 (2004): 31 - 53; Rosemary Arrojo, *Fictional Translators: Rethinking Transl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操作：一是隐喻，指使用具有相似性关系(similarity)的表达对意义进行压缩；二是转喻(metonymy)，是有邻近性关系(contiguity)的表达法之间的互换。失语症患者的语言问题集中表现在语言的隐喻轴和转喻轴上^①。在此之前，弗洛伊德曾经将无意识在睡梦中的工作规律概括为压缩(condensation)和移置(displacement)。拉康综合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的成果，指出无意识具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梦里无意识会将欲望通过隐喻或者转喻的方式翻译成梦的语言^②。

将这些相关概念串联起来以后，不难看出，翻译在精神分析学当中是无所不在的隐形存在。在马奥尼看来，弗洛伊德是“翻译领域里的伟大的思想家和革新者之一”^③，他将翻译的领域拓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使翻译变成了一个：

统一的，包罗着系统内(intrasystemic)、系统间(intersystemic)和精神间(interpsychic)各种现象的互动的场的概念^④。

雅各布森曾经从符号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将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大块^⑤。而马奥尼认为，弗洛伊德的翻译研究涉及的领域远远超出了雅各布森规划的领土。只是，学界尚未充分认识

① 参见 Roman Jakobson,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in *Language in Literature* (Cambridge &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95 - 114;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6), p.137.

② 参见 Jacques Lacan, "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in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7), pp.30 - 113.

③ Patrick Mahony,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n Psychoanalysis," *Meta* 27,1(1982):63.

④ Patrick Mahony, "Freud and Translation," *American Imago* 58,4(2001):837.

⑤ Roman Jak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 of Translation" in *Language in Literature* (Cambridge &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28 - 435.